

呂大著點校標抹增節備注資治通鑑

二十一

唐紀

武宗至道昭肅孝皇帝 在位六年 壽三十三

諱睿 第五子也 初封穎王 先是文宗太子永瑛無子

立敬宗 敬宗成美為皇太子 開成五年正月 文宗崩中

尉仇士良等矯詔殺太子 立穎王為皇大弟 即位

會昌元年 上頗好畋獵 及武戲 五坊小兒得出入禁中 賞賜甚厚 嘗

謁郭太后 從容問為天子之道 太后勸以納諫 上退悉取諫疏 閱之

多諫遊獵 自是上出畋稍希 五坊無復橫賜 二年九月上聞太子

少傅白若易名欲相之以問李德裕 德裕素惡居易乃言居易衰病

不任朝謁 其從父弟左司員外郎敏中 諱學 不減居易且有器識 乃

以敏中為翰林李士 三年春三月 李德裕追論維州悉怛謀事云

維州據高山絕頂 三面臨江 在戎虜平川之衝 是漢地入兵之路 自

為吐蕃所陷 號曰無憂城 從此得併力於西邊 更無虞於南路 雋陵

近甸 肝食累朝 臣初到西蜀 外揚國威 中銷邊備 其維州孰臣信令

空壁來歸 臣始受其降 南蠻震懾 懼之切也 山西八國比皆願內屬 當時

不與 臣者望風疾 臣詔臣執送悉怛謀等 今彼自裁絕忠款之路 快

兇虐之情 從古已來 未有此事 乞追獎忠魂 各加賜金 贈詔贈悉怛謀

右衛將軍

臣光曰 論者多疑維州之取捨 不能決牛李之是非 臣以為昔荀

吳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 吳弗許 曰或以吾城叛 吾所甚惡也 人

以城來 吾獨何好焉 吾不可以欲城而迹姦使鼓人殺叛者 而繕

守備 是時唐新與吐蕃修好 而納其維州 以利言之 則維州小而

信大 以害言之 則維州緩而關中急 然則為唐計者 宜何先乎 悉

怛謀在唐則為向化 在吐蕃不免為叛臣 其受誅也 又何矜焉 且

德裕所言者利也 僧孺所言者義也 匹夫徇利而忘義 猶取之况

天子乎 譬言如鄰人有牛 逸而入於家 或勸其免歸之 或勸其弟攘

之 勸歸者曰 攘之不義也 且致訟 勸攘者曰 彼嘗攘吾羊矣 何義

之拘牛 大畜也 鬻之可以富家 以是觀之 牛李之是非 豈可見矣

夏四月 李德裕乞退 就開局 上曰 卿每辭位 使我旬日不得所 今大

李德裕

上欲相

德裕論

論守李

不許德

劉從諫
子植請
為留後

李德裕
請勿以
兵權授
劉植

命李德
裕草詔
賜王元
逵手

元逵等
討植

仇士良
教其黨
固寵之
術

事皆未就，卿豈得求去。昭義節度使劉從諫，其子植秘不發喪。

逼監軍奏稱從諫疾病，請命植為留後。上以澤潞事謀於宰相，宰相

多以為回鶻餘孽未滅，請易回鶻。曰：回鶻言捷，勢如鶻，故稱回鶻。

邊鄙猶須警備，復討澤潞，国力不支。請以劉植權知軍事，諫官及群

臣上言者亦然。李德裕獨曰：澤潞事體與河朔三鎮不同。河朔習亂，

已久，人心難化。是故累朝以來，置之度外。澤潞近處腹心，一軍素稱

忠義，頃時多用儒臣為帥。如李抱真成立，此軍德宗猶不許。水襲使

李絳護喪歸東都，敬宗不恤國務，宰相又无遠略。劉悟之死，因循以

授從諫，從諫跋扈難制。跋扈，驕也。難制，古切。猶強梁也。累上表迫脅朝廷，今垂死之

際，復以兵權擅付，聖子朝廷若又因而授之，則四方諸鎮誰不思效

其所為。天子威令不復行矣。上曰：卿以何術制之，果可克否。對曰：植

所恃者河朔三鎮，但得鎮魏，不與之同，則植无能為也。若遣重臣往

諭，二元逵何弘敬以河朔自艱難以來，列聖許其傳襲，已成故事。與

澤潞不同。今朝廷將加兵澤潞，不欲更出禁軍至山東。其山東三州

隸昭義者，委兩鎮攻之。燕今徧諭將士，以賊平之日，厚加賞賚。苟兩

鎮聽命，不從旁沮撓，官軍則植必成擒矣。上喜曰：吾與德裕同之保

無後悔。遂決意討植。君臣二者不復入矣。上命德裕草詔，賜成德節

度使王元逵、魏博節度使何弘敬其略曰：澤潞一鎮，與卿事，躡不同

勿為子孫之謀，欲存輔車之勢。輔車，通也。輔，牙也。車，齒也。但能顯立功效，自然福

及後昆上臨朝，稱其語要切。曰：當如此直告之是也。又賜張仲武詔，

以回鶻餘孽未滅，塞上多虞，專委御禦，侮元逵、弘敬，得詔悚息。聽命

乃下詔討植。以王元逵為澤潞北面招討使，何弘敬為南面招討使。

元逵受詔之日，出師屯趙州。帝遣刑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李回、員外

河北三鎮，令幽州、東、秋、早平回鶻。鎮魏、早平澤潞，回至河朔，何弘敬

王元逵、張仲武皆具橐鞬，上居勞，下居言。郊迎立於道左，不敢令

人控馬，護制使先行，自兵興以來，未之有也。回明辯有膽氣，三鎮無

不奉詔。仇士良以左衛上將軍內侍監致仕，其黨送歸私第。士良

教以固權寵之術，曰：天子不可令閑常，且以李自罷，娛其耳目。使日新

月盛，無暇更及它事。然後吾輩可以得志。植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

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拜謝而去。上從容

德裕言
二侍議
任人

德元官

戒王達
用法太
嚴

上稱李
必為奇
士

杜恂不
阿意進
倡女

上謂相
一魏如
魏

斬劉

德裕言
兵敗有
三

德裕不
得預軍
政

言文宗好聽外議諫官言事多不著名有如匿名書李德裕曰臣頃
 在中書文宗猶不爾此乃李訓鄭注教文宗以術御下遂成此風人
 主但當推誠任人有欺罔者威以明刑孰敢哉上善之○四年李德
 裕以州縣佐官太冗奏令吏部郎中柳仲郢以并裁減仲郢奏減一
 千二百一十四員仲郢公綽之子也 秋七月上與李德裕議以王
 逢將兵屯翼城上曰聞逢用法太嚴有諸對曰臣亦嘗以此詰之逢
 言前有白刃法不嚴其誰肯進上曰言亦有理御史召而戒之德裕
 因言劉稹不可赦上曰固然德裕曰昔李懷光未平京師蝗旱光增州
 蝗米斗千錢太倉米供天子及六官無數旬之諸德宗集百官遣中
 使馬欽緒詢之左散騎常侍李泌取桐葉搏破以授欽緒獻之
 德宗召問其故對曰陛下與懷光君臣之分如此葉不可復合矣由
 是德宗意定既破懷光遂用為相獨任數年上曰亦大是奇士 上
 聞揚州倡女善為酒令敕淮南監軍選十七人獻之監軍請節度使
 杜恂同選且欲更擇良家美女教而獻之恂曰監軍自受敕恂不敢
 預聞監軍怒且表其狀上曰杜恂不徇監軍意得大臣體真宰相才
 也朕甚愧之遽敕監軍勿復選以恂同平章事兼度支鹽鐵轉運使
 及恂中謝上勞之曰卿不從監軍之言朕知卿有致君之心今相卿
 如得一魏徵矣 八月鎮魏奏邢洛磁音刑各慈三州降宰相入賀李德
 裕曰昭義根本盡在山東三州降則上黨不日有變矣上曰郭誼稹
 謀主也必梟劉稹以自贖梟擊堯切曲德裕曰誠如聖料未幾詭果
 斬稹收稹宗族至襁褓中子德本兩切徐補盡殺之函稹首降胡
 也宰相入賀上曰郭誼且如何處之德裕對曰劉稹驂孺子耳胡
 擬阻兵拒命皆誼為之謀主及勢孤力屈又賣稹以求賞此而不誅
 何以懲惡且及諸軍在境并誼等誅之上曰朕意亦以為然郭誼等
 至京師皆斬之 初德裕以韓全義以來德宗將帥出征翼敗其弊
 有三一者詔令下軍前者日有二四宰相多不預聞二者監軍各以
 意見指揮軍事將帥不得專進退三者每軍各有官者為監使悉選
 軍中驍勇數百為牙隊其在陳時陣戰鬪者皆怯弱之士每戰監使
 自有信旗乘高立馬以牙隊自衛視軍勢小却輒引旗先走陳從而
 潰德裕乃與樞密使楊欽義劉行深議約敕監軍不得預軍政每兵

德裕制
德裕制
德裕制

千人聽監使取十人自衛有功隨例露賞一樞密皆以為然白上行
之自禦回鶻至澤潞罷兵皆守此制自非中書進詔意更無它詔自
中出者號令既簡將帥得以施其謀略故所向有功自用兵以來河
北三鎮每遣使者至京師李德裕嘗面諭之曰河朔兵力雖彊不能
自立須藉朝廷官爵威命以安軍情歸語汝使與其使大將邀宣慰
敕使以求官爵何如自奮忠義立功立事結知明主使恩出朝廷不
亦榮乎且以耳目所及首言之李載義在幽州為國家盡忠平滄景
及為軍中所逐不失作節度使後鎮太原位至宰相揚志誠遣大將
遮敕使馬求官及為軍中所逐朝廷竟不赦其罪此二人禍福足以
觀矣德裕復以其言白上上曰要當如此明告之由是三鎮不敢有
異志

李德裕
李德裕

臣光曰董重質之在淮西郭誼之在昭義吳元濟劉稹如木偶人
在伎兒之手耳彼二人者始則勸人為亂終則賣主規利其死固
有餘罪然憲宗用之於前武宗誅之於後臣愚以為皆失之何則
賞非非義也殺降非信也夫義與信何以為國昔漢光武待王郎
劉盆子止於不死知其非力竭則不降故也樊崇徐宣王元牛邯
之徒冊豈非助亂之人乎而光武弗殺蓋以既受其降則不可
復誅故也若既赦而復逃亡叛亂則其死固無辭矣如誼等免死
流之遠方沒齒不還可矣殺之非也

李德裕
李德裕

李德裕怨牛僧孺李宗閔言於上曰劉從諫據上黨十年太和初入
朝僧孺宗閔執政不留之加宰相縱去以成今日之患竭天下力乃
能取之皆二人之罪也又求與從諫交通書言皆自焚毀上大怒三
貶僧孺循州長史宗閔長流封州。五年上惡僧尼耗蠹天下欲去
之敕上都東都兩街各留一寺每寺留僧三十人天下節度觀察使
治所及同華商汝州各留一寺分為三等上等留僧二十人中等留
十人下等五人餘僧及尼皆勒歸俗寺非應留者立期令所在毀撤
佛寺御史分道督之財貨田產並沒官寺材以葺公解驛舍銅像鐘

佛手
佛手

磬以鑄錢毀招提蘭若四萬餘區招提釋典記云梵語招闡提舍音僧
華人言四方僧物也從省故云十
方有常住之寺為招提也薩婆多論云西天度地以匹用為一弓去
封古五百弓不遠不近以閑靜處為蘭若今若以唐尺計之度二里
許收良田數千萬頃奴婢十五萬人歸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

德裕

上威斷
不測

眾怨德

宣宗見
德裕毛
受西折

宣宗之

五相同
日北遷

李景讓
母賢

李德裕請置備邊庫今戶部歲入錢帛十二萬緡匹度支鹽鐵歲入錢帛十三萬緡匹明年減其三分之一凡諸道所進助軍財皆以度支郎中判之

上餌方士金丹性加躁急喜怒不常冬十月上問李德裕以外事對曰陛下威斷不測外人頗驚懼鄉者寇逆暴橫固宜以威制之今天下既平願陛下以寬理之但使得罪者無怨為善者不驚則為寬矣

李德裕秉政日久好徇愛憎人多怨之自杜宗崔鉉胡大罷相官者左右言其太專上亦不悅給事中韋弘質上疏言宰相權重不憚更領三司錢穀德裕奏稱制置職業人主之柄弘質受人教導所謂賤人圖柄臣非所宜言十二月弘質坐貶官由是眾怒愈甚

是歲天下戶四百九十五萬五千一百五十六年三月帝崩宣宗即位宣宗素惡德裕之專即位之日德裕奉冊既罷謂左右曰適近我者非太尉邪每顧我使我毛髮洒淅上折賣

朔夏四月辛未朔上始聽政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德裕同平章事充荆南節度使德裕秉權日久位重有功眾不謂其遽罷聞之莫不驚駭甲太賤工部尚書判地鐵轉運使薛元賞為忠州刺史弟京

非少尹權知府事元龜為崖州司戶皆德裕之黨也六月禮儀使奏請復代宗神主於太廟以敬宗文宗武宗同為一代於廟東增置兩室為九代十一室從之

以循州司馬牛僧孺為衡州長史封州流人李宗閔為郴州司馬因州司馬崔珙音恭又為安州長史潮州刺史楊嗣復為江州刺史昭州刺史李珣為郴州刺史僧孺等

五相皆武宗所貶遂至是同日北遷宗閔未離封州而卒以右常侍李景讓為浙西觀察使初景讓母鄭氏性嚴明早寡家貧居於東都諸子皆幼母自教之宅後古墻因雨潰陷得錢盈船奴婢喜走告

母母往焚香祝之曰吾聞無勞而獲身之災也天必以先君餘慶發其貧而賜之則願諸孤它日學問有成乃其志也此不敢取遽命掩而築之二子景讓景溫景莊皆進士及第景讓官達髮已班白小有過不免捶楚捶主怒擊也

宣宗元聖皇帝

在位十三年

壽五十

諱忱憲宗弟十三子也封光王為人嚴重寡言官中咸以為不惠武宗疾大漸中官馬元贄立為皇太叔會昌六年

無德言
滋有太
實

白華中
排李德
裕

反會昌
之政

上敢睦
兄弟

德裕不
能用丁
柔立

善正觀
故塞於
拜風

三虞
周季為
相無灌

詔杜牧
撰章丹
實愛碑

復河隄
工專號

三月武宗崩享叔即位

大中元年二月上以旱故減膳徹樂命盧兩封教疎理京城穀因馬
植奏稱盧兩等務行寬宥凡抵極罪者一切免死彼官典犯職及故
殺人平日大赦所不免今因疎理而原之使貪吏無所懲畏死者術
免無告恐非所以消旱救災昔周饑克商而年豐衛旱討邢而雨降
則是誅罪戮姦式合天意雪冤決滯乃副聖心也兩省官議宜如植
所奏 初李德裕執政引白敏中為翰林學士及武宗崩德裕失勢
敏中乘上下之怒竭力排之使其黨李咸訟德裕罪德裕由是自東
都留守以太子少保分司敏中秉政凡德裕所薄皆不次用之德裕
尋貶潮州司馬 閏月敕應會昌五年所發寺有僧能營音者聽自
君之有司毋得禁止是時君相務反會昌之政故僧尼之弊皆復其
舊 上敦睦兄弟作雍和殿於十六宅數臨幸置酒作樂擊球盡歡
諸王有疾常親至卧内存問憂形於色 九月吏部奏會昌四年所
減州縣官內復增三百八十三員 二年春初李德裕執政有薦丁柔
立清直可任諫官者德裕不能用上即位柔立為右補闕德裕貶潮
州司馬柔立上疏訟其冤坐阿附貶南陽尉 中書舍人崔嘏坐草
李德裕制不盡言其罪貶端州刺史 二月以知制誥令狐綯為翰
林學士上嘗以太宗所撰金鏡錄授綯使讀之至亂未嘗不任不肖
至治未嘗不任忠賢上止之曰凡求致太平當以此言為首又書貞
觀政要於屏風每正色拱手而讀之 五月以周墀同平章事初墀
為義成節度使辟韋澳為判官 澳及為相謂澳曰力小任重何以
相助澳曰願相公無權墀愕然澳曰官賞刑罰與天下共其可否勿
以己之愛憎喜怒移之天下自理何權之有墀深然之 秋九月再
貶潮州司馬李德裕為崖州司馬卒 二年春正月上与宰相論元
和循吏孰為第一周墀曰臣嘗守土江西聞觀察使韋舟功德被於
八州沒四十年老稚歌思如升尚存詔史館修撰杜牧撰舟遺愛碑
以紀之仍擢其子宙為御史 閏十月宰相以克復河隄請上尊號
上曰憲宗常有志復河隄以中原方用兵未遂而崩今乃克成先志
耳其議加順憲二廟尊謚以昭功烈 五年春二月以兵部侍郎裴
休為鹽鐵轉運使自大和以來歲運江淮米不過四十萬斛吏卒侵

工漕法
十條

以儒臣
代邊帥
撫安党
項

孫樵諫
復僧寺

孫義潮
上十一
州圖籍

上謂畢
頭為禁
頗故

支奏
稅藍
酒錢

諫官在
舉職不
為人多

重惜草
服

李行
於
殿柱

父共祈
佛留縣

盜汎舟達渭倉者什不三四。大隋劉晏之法，休窮究其弊，立漕法十

條。歲運米至渭倉者百二十萬斛。党項既服，復寇邊上，頗知党項

之反，由邊帥利其羊馬，數欺奪之，或妄誅殺，党項不勝憤怨，故反。乃

以右諫議大夫李程為夏綏節度使，自是繼選儒臣以代邊帥之貪

暴者。行口復面加戒勵，党項由是遂安。六月，進士孫樵上言：百姓

男耕女織，不自温飽，而羣僧安坐華屋，裘衣精饒，率以千戶不能養

一僧，武宗憤其然，髮十七萬僧，是天下百七十萬戶始得蘇息也。陛

下縱不能如武宗除積弊，奈何興之於已廢乎？願早降明詔，僧未復

者勿復寺，未修者勿修，庶幾百姓猶得以息肩也。冬十月，吐蕃沙

門刺史張義潮發兵略定其旁瓜伊西甘肅蘭鄯河岷廓十州，遣其

兄義澤奉十一州圖籍入見。於是河湟之地盡入于唐。六年夏，党

項復擾邊上，欲擇可為節帥者而難其人，從容與翰林學士中書

舍人畢誠論邊事。誠謂：誠援古據今，具陳方略。上悅，曰：吾方擇帥，不

意頗牧近在禁廷，卿其為朕行乎？誠欣然奉命。上欲重其資，履六月

先以誠為刑部侍郎，乃除鄯寧節度使。冬十月，誠奏招諭党項皆降。

七年，度支奏自河湟平，每歲天下所納錢九百二十五萬餘緡，內

五百五十萬餘緡租稅，八十二萬餘緡榷酤，二百七十八萬餘緡鹽

利。八年春正月朔日，有食之，罷元會。上自即位以來，治弒憲宗

之黨，官官外戚乃至東宮官屬，誅甯其眾。一月中，書門下奏拾

遺補闕，缺員請更增補。上曰：諫官要在舉職，不必人多。如張道符、牛

叢、趙璘、韋數人，使朕日聞所不聞，足矣。久之，叢自劾，負外郎出為

睦州刺史，入謝。上賜之紫叢，既謝，前言曰：臣所服緋，刺史所借也。上

遽曰：且賜緋，上重惜服章，有司常具緋紫衣數龍襲，從行以備賞賜。

或半歲不用其一，故當時以緋紫為榮。秋九月，上獵於苑北，遇樵

夫，問其縣，曰：涇陽人也。令為誰？曰：李行言。為政何如？曰：性執，有強盜

數人，匿軍家，索之，竟不與，盡殺之。上歸，帖其名於寢殿之柱。冬十月，

行言除海州刺史，入謝。上賜之金紫，問曰：卿知所以衣紫乎？對曰：不

知。上命取殿柱之帖示之。九年二月，以醴泉令李君奭為懷州刺

史。初，上校獵渭上，有老父以十數聚於佛祠，上問之，對曰：醴泉百姓

也。縣令李君奭有異政，考滿當能詣府乞留，故此祈佛，冀詣所願耳。

每歲
作差役
簿

差記
無差誤

章誤作
分語

澳為
力豪
以手

每命
相左右
無知者

手焚
香讀大
臣章疏

每為
相
祖

劉球請
不可
和流

及懷州刺史闕上手筆除君奭宰相莫之測君奭入謝上以此將大厲

衆始知之。夏閏四月詔以州縣差役不均自今每縣據人貧富及

役輕重作差科簿送刺史檢署訖錄於令廳每有役事委令據簿輪

差。上聰察疆記官中斯役給灑掃者皆能識其姓名。斯音斯折薪

斯才性所任呼召使令無差誤者天下奏獄吏卒姓名一覽皆記之

上密令翰林學士章澳纂錄諸州境土風物及諸利害為一書自為

而上之雖子弟不知也號曰處分語。處昌馬切制也定也它日鄧州

刺史薛弘宗入謝出謂澳曰上處分本州事驚入澳詢之皆處分語

中事也。十年上以京兆久不理夏五月以翰林學士工部侍郎章

澳為京兆尹澳為人公直既視事豪貴斂手。夏鄭光莊吏恣橫為

閭里患積年租稅不入澳執而械之上於延英問澳澳具奏其狀上

曰卿何以處之澳曰欲實於法上曰鄭光甚愛之何如對曰陛下自

內庭用臣為京兆欲以清畿甸之積弊若鄭光莊吏積年為蠹得寬

重辟是陛下之法獨行於貧戶耳臣未敢奉詔上曰誠如此但鄭光

帶我不置帶大計卿與痛杖貧其死可乎對曰臣不敢不奉詔願聽臣

且繫之俟徵租足乃釋之上曰灼然可朕為鄭光故撓卿法殊以為

愧澳歸府即杖之督租數百斛足乃以吏歸光。十一月以戶部侍

郎崔愐由為工部尚書同平章事上每命相左右無知者前此一日

每命相左右無知者

每命相左右無知者

每命相左右無知者

每命相左右無知者

每命相左右無知者

每命相左右無知者

每命相左右無知者

每命相左右無知者

每命相左右無知者

每命相左右無知者

每命相左右無知者

每命相左右無知者

每命相左右無知者

每命相左右無知者

每命相左右無知者

每命相左右無知者

每命相左右無知者

張潛論羨餘之弊

知制誥史為文善

除刺史必察其能

上疏嚴不可仰

三留

人謂為宗

驟渴。秋七月，右補闕內供奉張潛上疏以為藩府代移之際皆去倉庫蓄積之數以羨餘多為課績朝廷亦因而甄獎甄之人切又贊

也。竊惟藩府財賦所出有常苟非賦斂過差及向廢將士減削衣糧則羨餘何從而致比來南方諸鎮數有不寧皆此故也。一朝有變所蓄之財采遭剽掠又發兵致討費用百倍然則朝廷竟有何利之自

今藩府長吏不增賦斂不減糧賜獨節遊宴自浮費能致羨餘者然後賞之上嘉納之。冬十月建州刺史于延陵入辭上曰建州去京

師幾何對曰八千里上曰卿到彼為政善惡朕皆知之勿謂其遠延陵博學失緒博其季切心動也上撫而遣之到官竟以不職貶復州

司馬令狐陶擬李遠杭州刺史上曰吾聞遠詩云長日惟消一局碁安能理人綯曰詩人託此為高興耳未必實然上曰且令往試觀之

上詔刺史毋得外徙必令至京師面察其能不然後除之令狐陶嘗徙其故人為鄰州刺史便道之官上見其謝上表以問陶對曰以其

道近省送迎耳上曰朕以刺史多非其人為百姓害故欲一一見之訪問其所施設知其優劣以行黜陟上赦律切與也而詔命既行直

廢格不用宰相可畏有權時方寒絢汗透重裘上臨朝接對羣臣地

賓客雖左右近習未嘗見其有情容每宰相奏事旁無一人立者威嚴不可仰視奏事畢忽怡然曰可以閑語矣因問閭閻細事或談宮

中遊宴無所不至一刻許復整容曰卿輩善為之朕常恐卿輩負朕後日不復得再相見乃起入宮令狐絢謂人曰吾十年秉政最承恩

遇然每延英奏事未嘗不汗透衣也。兵部侍郎判戶部蔣伸從容言於上曰近日官頗易得人忠微幸上堅亮切驚曰如此則亂矣

對曰亂則未亂但微幸者多亂亦非難上稱歎再三伸三起上二留之曰異日不復得獨對卿矣伸不論十二月以伸同平章事

上三年上餌道士藥疽發於背八月崩宣宗性明察沈斷用法無私從諫如流重惜官賞恭謹節儉惠愛民物故大中之政訖於唐亡人

思詠之謂之小太宗丙申懿宗即位。司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令狐絢執政歲久勝己者中外側目宣宗既崩言事者競攻其短出為河中節度使。

懿宗昭聖恭惠孝皇帝

在位十四年

壽二十一

武備
賊即乘

諱灌宣宗長子也始封郡王宣宗愛瓊王滋欲立之又鄆
王長父而未決大中十三年宣宗有疾屬瓊王於中官王
歸長等而中官王宗實等矯詔立鄆王為太子而殺王歸
長等八月宣宗崩太子即位

咸通元年浙東賊帥裘甫上巨馬如姓也本攻陷象山官軍屢敗明

州城門晝閉進逼剡縣上時有眾百人浙東騷動夏侯致言前安南

都護王式雖儒家子在安南威聞遠近可任也以式為浙東觀察

使詔淮南諸道兵授之內月式至西陵裘甫遣使請降式曰是無降

心且欲使吾驕怠耳式入越州越州將吏往往與賊通求城破之日

免死式察知悉捕索斬之命諸縣開倉廩以振貧乏使懦卒乘健馬

少與之兵以為候騎五月官軍大破賊於海遊鎮六月賊入剡縣官

軍圍之賊出戰大敗甫出降械送京師斬之式置酒諸將請曰軍食

方急而散之何也式曰賊聚穀以誘飢人吾給之彼不為盜矣又門

衛儒卒為候騎而少給兵何也式曰彼勇卒遇敵不量力而鬪鬪死

則賊至不知矣眾曰非所及也○三年夏四月敕於兩街四寺文童

戒曹一入三十七日上奉佛太過怠於政事數幸諸寺施與無度由

年即蕭傲上疏以為玄祖之道慈愛為先素王之風仁義為首垂諸

百代必不可加佛者弃位出家割交中之至難取滅後之殊勝非王

王所宜慕也願陛下特開延英接對四輔力求人瘼屢奉宗桃思繆

賞與濫刑其殃必至知勝殘而去殺勝詩蓋切殘暴之人論得福甚

多罷去講筵躬勤政事上雖加獎竟不能從○四年二月南詔陷交

阯進寇左右江侵逼邕州桂管觀察使鄭愚懼自貶巨儒巨無將略

請任武臣朝廷乃以康承訓為嶺南西道節度使發荆襄洪鄂四道

之六萬人與之俱八月敕以閣門使吳德應等為館驛使臺諫上言

故事御史巡驛不應忽以內臣代之上諭以敕命已行不可復改左

拾遺鄭元上言曰其子懸陳得申叔一言而復封之太宗發卒修乾

元殿有張玄上言曰罷之自古明君所尚者從諫如流豈有已行

而不改之敕曰上言止之自陛下改之何為不可弗聽○五年春康

承訓至言兩不設片假南詔帥羣蠻近立西寇邕州承訓大敗朝廷以

高駢補代為安南都護本管經略招討使○七年高進擊南詔復

身勇
自謂
儒臣
略特
上謂
取命
已行
不可

佛
佛

可駢平

上好音
樂遊宴

用樂工
為衛官

能助反

以佛骨

破之遂圍交趾城督勵將士攻其古之斬首三萬餘級南詔遁去十
一月置海軍於女南以高駢為節度使自李潯侵後羣蠻為安南
患石將駢築安南城周三千步造屋至四十餘萬間

上好音
陸皆借
觀優不知厭倦賜與動及工繕每行幸內外諸司皆從
十餘萬人所費不可勝紀。八年樂工常近五百人每月宴設不減十餘水

可及為左威衛將軍曹確諫曰太宗定入武官六百餘員謂房玄齡
曰朕以待天下賢士工商雜流不可處也。太和中文宗欲以樂工尉

遲璋紆勿切復為王府率拾遺竇洵直諫即改光州長史乞以兩
朝故事別除可及官不從。九年初南詔陷安南敕徐泗兵赴援別

分八百人戍桂州六年求代徐泗觀察使崔彥曾令更戍一年戍卒
怒殺都將王仲甫推判官龐勛殺主劫庫兵北還入徐州執彥曾殺

之官軍屢敗眾至十萬邀求節制詔康承訓討之承訓奏乞沙陀二
各使不邪赤心沙陀本西突厥後嗣姓李各歸昌國昌子克用克用子存勳

其眾以自隨。十年承訓七萬人至徐境壁壘相望徐亡
城中不及數千人勛敗之遂

勛將二萬人出所過焚掠承訓沙陀數千騎為前鋒敗賊於
餘皆溺死勛亦死數日獲其死上嘉朱邪赤心之功置大同軍於

州以赤心為節度使賜姓李名昌。十四年春上遣敕使詣法門
寺迎佛骨羣臣諫者甚眾至有言憲宗迎佛骨尋晏駕者上曰朕生

得見之死亦無恨遂迎之。秋七月上崩僖宗即位。
武宗會昌三年李德裕請討澤潞解朝政至上黨實錄云時

從諫死。十日矣陵姜蓋等云自四月六日後不見本使而辛巳為
從諫朝自六月至辛巳纔十八日耳具錄自相違今不取。四年

六月州縣佐官一千二百一十四員。卷紀曰減約二千二百員
新傳。十員具舊柳仲郢傳曰減一千二百員今從之

宣宣大。敏中排李德裕。具錄白敏中令狐絢在會昌
中德裕。置之臺閣及德裕失勢抵掌戟手同謀斥逐

而德裕。會昌不能相死德裕中。敏中復產。鉉在中書乃令
其。感者訟德裕輔政時陰。能德裕留守。子少保分司

子綱以大中二年自湖州刺史入拜制誥以三年自沅
四相此等未也實錄誤十三年宣宗以蔡沈斷續貞

樂有絕色者上初悅之數月錫賚盈積一旦

一揚如天下至 不平我豈敢忘乃召美人

待上左右或奏可以放還上一放還我必思之可命賜酒

不近人情恐譽之太過今不 宣宗咸通二年二月拉

非宰相新傳云宣宗大漸樞密以王歸長等矯詔迎鄆王立

位欲罪大臣除解之按立鄆王者王宗實新傳云歸長誤

從補國史 三年七月徐州軍逐溫璋舊傳曰璋咸通未為徐

泗節度使徐州牙卒曰銀刀軍頗驕橫至誅其凶惡者五百餘人自

是軍中畏法接誅銀刀軍者王式也舊傳云



點校標抹增節備註資治通鑑卷 九百三

唐紀

聖恭定孝皇帝

在位十五年

壽二十一

憲宗第五子也初封普王咸亨四年憲宗有疾官

非劉文浹等立為太子七月憲宗太子即位年十三

北牙相

乾符元年上年少政在臣下南牙北司互相矛盾時

自憲宗以來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賦歛愈急關東

聞上下相蒙百姓流殍穢穢切切

漢音王山其始聚眾

使田令孜有寵及

戲政事一卷

賜緡

助緡

上政姪領合兵

走賊追之

步有七八巢尚讓收餘眾度

容曰國家喜貴人有急則存撫將士不愛小貴事

罪不若留賊以為富貴之資眾乃止由是賊勢復振車執饒信池宜

歎抗等一九州眾至二十萬

賈明元左拾遺侯昌業以盜賊滿關東上不親政事專務游

戲賞賚無上之致專權無上天文變異社稷危上既極諫上大

怒召昌業不內任省賜死上善騎射劍槊法毛於音律捕搏无

不謂妙尤擊毬嘗謂優人石野猪曰朕若應擊毬進士須為狀

以直諫
賜死
大多技

元對曰若也堯舜作禮部侍郎恐陛下不免駁放上笑而已 度支
以月度一戶 奏借富戶及胡商貨財 敕借其半 鹽鐵使高 以上言天
下盜賊 出於飢寒 獨富戶胡商未耳 乃 三月以門下侍
郎同平 鄭從讓充河東節度使 康傳圭 此傳圭鎮河東專事
河東 武驕故以宰相鎮之 使自擇參 謹奏以長安令王調

為節度副使 前兵部員外郎史館修撰 劉崇魯為推官 時人謂
員外郎史館修撰 趙崇為觀察判官 前進 劉崇魯為推官 時人謂
之小朝廷 言名士之多也 崇龜崇魯政會之七世孫也 時承晉陽新

亂 後日有 掠從 謹貌温而氣勁 多謀而善斷 將士欲為惡者從
講 并覺而誅之 奸猾場息 淮南節度使高駢遣大將張璘等擊
平果 獲捷 門下侍郎平章事盧攜奏以駢為諸道行營兵馬都統 駢
乃傳檄徵天下兵 且廣募得土客之兵 共七萬 威望大振 朝廷深

倚之 秋七月 黃巢自采石度江 圍天長六合 兵勢甚盛 淮古 得畢
市 擇言於高駢曰 朝廷倚公為安危 今賊數十萬眾乘勝長
入之境 不據險要之地 以擊之 使踰長淮 不可復制 必為 入

駢自度力不能制 遂稱風痺 必至 不復出戰 十一月
言 選神策軍守潼關 以張承範主帥 會趙珂等相策 應丁卯 共
東都留守劉允章帥百官迎謁 巢入城 勞問而已 問里晏然 及承
範等發京師神策軍 皆是長安富家子 賂宦官 竄名軍籍 厚得稟

時 至是多雀病坊貧人代行 十二月庚辰 承範等至潼關 與承克讓
拒 然軍皆絕糧 士卒無鬪志 是日巢前鋒軍抵關下 白旗滿野 不
見其際 克讓 戰 賊小却 俄而巢至 壘軍大呼聲振 河華 克讓力戰
自午至酉 始解 士卒飢甚 遂誼謀 燒營而潰 克讓走入關 關左有谷

平日禁人往來 以推征稅 謂之禁院 賊至 卒官軍忘守之 潰兵自
谷而入 承範盡散其輜囊 上 莊 特 切 下 如 當 以給士卒 上表告急 稱
臣離京六日 甲卒未增一人 餽餉未聞影 關之日 巨寇已來 以

二十餘人 拒六 萬眾 臣之失守 鼎鑊 大 而 刑 甘心朝廷謀臣 媿
顏何寄 聞陛下已議 西巡 願勿輕動 急徵兵 以關防 則高祖太
宗之業 庶幾猶可扶持 壬午 賊夾攻潼關 關上兵皆潰 師命自殺 承
範脫走 田 攻奉帝自金光門出 惟福穆澤壽四王及妃嬪數人從

黃巢

黃巢

鄭畋

鄭畋

鄭畋

鄭畋

鄭畋

行百官皆莫知之黃巢遂入長安 上趣駱谷上盧各切下鳳翔節

度使鄭畋謂上於道次請車駕留鳳翔上曰朕不欲密迹巨寇且幸

與元微兵以圖收復卿東扞賊鋒西撫諸蕃糾鄰道勉建大勳畋

曰道路梗澁入切奏報難通請得便且從許之庚寅黃巢殺

唐宗室在長安者無遺類壬辰巢即皇帝上國號大齊改元金統

鄭畋還鳳翔召將佐議拒賊皆曰賊勢且宜從谷以俟兵集乃

圖收復畋曰諸君勸畋臣賊乎因悶絕仆地上方遇好又秋危傷其二

勿并則自午至明日尚未能言會巢使者以赦書至監軍袁敬柔與

之真樂奏呼左以下皆哭畋聞之曰吾固知人心尚未厭唐賊授首

每上矣乃完城器械胡介切有盛日訓士卒密約鄰道合兵討

鄰道皆許諾發兵會於鳳翔時禁軍分鎮關中者尚數萬聞天子

幸蜀無所歸畋使人招之皆往從畋畋分財以結其心軍勢大振

河中節度使王重榮先降黃巢巢遣使調發不已吏民不勝六重

榮謂衆曰始吾屈節以紓軍府之患今調發不已不如拒之為

乃殺巢使者舉兵固守巢遣朱温等擊重榮重榮與戰為

從之從從兵浸多與元諸侍不豐儲陳如切待文田令孜勸上幸上都上

中和元年春車駕發興元黃巢遣其將王暉齋詔召鄭畋畋斬之遣

其子疑積誦行在 三月以鄭畋為京城四面諸軍行營都統賜畋

凡藩漢將士赴難有功者並聽以墨敕除官 黃巢遣其將尚讓

黃巢

黃巢

黃巢

黃巢

黃巢

黃巢

黃巢

黃巢

黃巢

黃巢

黃巢

黃巢

黃巢

黃巢

黃巢

黃巢

黃巢

黃巢

黃巢

田今致
頗賞不
父蜀重

孟昭圖
三疏請
血羣臣

向學
不辭不
折被責

楊行
擊賊執
氏為俘

溫降
各全

侯祭何捨十八葉天子而臣賊乎亦流涕曰吾不能獨拒賊故貌
奉而心圖之今日召公正為此耳因瀝酒為盟酒滴海也是夕復
光遣其養子守亮殺賊使者於驛初車駕至成都蜀軍賞錢人三

緜田令致為行在都指揮處置使每四方貢金帛輒頒賜從駕諸軍
無虛月不復及蜀軍蜀軍頗有怨言令致宴客都頭以金杯行酒
因賜之諸都頭皆拜而受西川黃頭軍中郭琪獨不受且自陳有戰
功令致乃酌酒於別樽以賜琪琪知其毒不得已飲之歸殺一婢吮

其血以解毒吐黑汁數升遂帥所部作亂上日夕專與官
官同處議天下事待外臣殊疎薄左拾遺孟昭圖上疏以為治安之
代道途猶難同心多難之時中外尤當一體去冬車駕西幸不告南
司遂使宰相僕射以下悉為賊所屠獨北司平善況今朝臣至者皆
冒死崎嶇遠奉君親所宜自茲同休等威儻羣臣不顧君上罪固當

誅若陛下不恤羣臣於義安在天子者四海九州之天子非北司之
天子北司未必盡可信南司未必盡無用豈天子與宰相了無閔涉
則臣皆若路人如此恐收復之期尚勞宸慮疏入田令致拜下奏矯

詔昭圖嘉州司戶遣人沉於嘉暉津聞者氣塞而莫敢言○二年
高駢兼侍中能其鹽鐵使駢既失兵柄又解利權攘袂大詬遣幕僚
顧柔章表自訴言辭不遜上命鄭畋草詔切責之駢臣節既虧自是
貢賦遂絕六月蜀人羅渾擊京向胡僧羅夫子各聚眾數千人

不捕盜揚行遷等與之戰數不利求益兵府中兵盡西川節度使陳
敬瑄頌緣悉搜倉庫門庭之卒以給之是月大戰於乾谿官軍大敗
行遷等恐無功獲罪多執村民為俘送府日數十百人敬瑄不問悉
斬之其中亦有老弱及婦女觀者或問之皆曰我方治田績麻官軍

忽入村係虜以來竟不知何罪黃巢所署同州防禦使朱溫屢請
益兵以扞河中不報溫見巢兵勢日蹙知其將亡親將胡真謝瞳
切勸溫歸國九月溫殺其監軍嚴實舉州降諸道行營都統王鐸承
制以溫為同華節度使未幾賜名全忠黃巢兵勢尚彊河中留後

王重榮患之謂行營都監楊復光曰臣賊則負國討賊則力不足奈
何復光曰馮門李僕射驍勇有彊兵其家尊與吾先人嘗共事相善
彼亦有徇國之志誠以朝旨召之必來來則賊不足平矣東面直

史記

元田破
第一

朱全忠
欲殺李

李克用
請討朱

工惠令
攻專權

車駕還
京

常濟言
姑息藩
鎮坐貶

使王徽亦以為然。特王鐸在河中，乃以墨敕召李克用。十一月，克用將沙陀萬七千趣河中。三年二月，李克用進軍乾所，與河中易定忠武軍合。尚讓等將十五萬衆屯于梁田陂。明日大戰，自午至晡，賊衆大敗。三月，克用進軍渭橋，與黃巢軍戰于渭南。一日三戰，皆捷。義成、義武等諸軍繼之，賊衆大奔。四月，克用等自光泰門入京師。黃巢力戰不勝，焚宮室遁去。克用時年二十八。及諸將最少，而破黃巢，復長安功第一。兵勢最彊，諸將皆畏之。克用一目微眇，時人謂之獨眼龍。詔以克用為河東節度使，宣武節度使朱全忠帥所部數百人赴鎮。秋七月，至汴州。時汴宋荐飢，公私窮竭，內外驕軍難制，外為大敵所攻，無日不戰，衆心危懼，而全忠勇氣益振。詔以黃巢未平，加全忠東北面都招討使。四年春二月，黃巢圍陳州。李克用會許汴徐兗之軍以救之。五月，黃巢聞克用至，遂引兵東北趣汴州。克用追及巢於中牟，奮擊大破之。尚讓帥其衆降。克用追至宛句，黃巢所糧盡，乃還汴州。欲裹糧復追之。克用至汴州，營于城外。朱全忠固請入城，館於上源驛。全忠就置酒，克用乘酒使氣語頗侵之。全忠不一發兵圍驛而攻之。克用鎚城得出。總馳為切繩有所維也六月，武寧將李師悅與尚讓追黃巢至瑕丘，敗之。巢衆殆盡，走至狼虎谷。巢甥林言斬巢兄弟妻子首以降。秋七月，李克用至晉陽。大治甲兵，遣使奉表詣行在。自陳有破黃巢大功，為朱全忠所圖，僅能自免，乞遣使按問發兵誅討。時朝廷以大寇初平，方務姑息，得克用表大恐，但遣中使賜優詔和解之。克用前後凡八表稱全忠妬功疾能，陰狡禍賊，異日必為國患。惟乞下詔削其官爵，臣自帥本道兵討之，不用度支糧餉。上累遣楊復恭等諭旨，稱吾深知卿冤，方事之殷，姑存大體。克用終鬱鬱不平。時藩鎮相攻者，朝廷不復為之辨曲直，由是互相吞噬。惟力是恃，皆無所稟畏矣。田令孜益驕橫，禁制天子，不得有所主斷。上患其專，時語左右而流涕。

光啓元年春二月，車駕至京師。右補闕常潛上疏以為：陛下姑息藩鎮，大甚，是非功過，駢首並足，致天下紛紛若此。猶未之寤，豈可不念駱谷之艱危，復懷西顧之計乎？宜稍振典刑，以威四方。田令孜之黨，言於上曰：此疏傳於藩鎮，豈不致其猜忿？乃貶潛萬州司戶，尋賜死。

田令孜
李重
榮監池

重榮上
重榮令
我十罪

李克用
表請誅
八改

李致劫
幸寶
難

李致謀
發立蕭
選不從

初田令孜在蜀募新軍五十四都每都千人分隸兩神策為十軍以
 統之又南牙北司官共萬餘員是時潘鎮各專租稅河南北江淮無
 復上供三司轉運無調發之所度支惟收京畿同華鳳翔等數州租
 稅不能贍實資不時士卒有怨言令孜患之不知所出先是安邑解
 縣新州胡貫劫兩池鹽皆隸鹽鐵置官權之中和以來河東節度使王
 重榮專之歲獻三千車以供國用令孜奏復如舊制隸鹽鐵夏四月
 令孜自煎兩池惟鹽使收其利以贍軍重榮上章論訴不已遣中使
 往諭之重榮不可時令孜多遣親信覘無潘鎮有不附己者輒
 圖之五月令孜徙重榮為泰寧節度使以王處存為河中節度使重
 榮不肯之兖州累表論令孜離間君臣數令孜十罪令孜結邠寧節
 度使朱玫鳳翔節度使李昌符以抗之重榮求救於李克用克用方
 怨朝廷不罪朱全忠選兵市馬聚結諸胡議攻汴州報曰待吾先滅
 全忠還掃鼠輩如秋葉耳重榮曰待公自關東還吾為虜矣不若先
 除君側之惡退擒全忠易矣克用引兵赴之表請誅令孜詔和解之
 克用不聽十二月克用進逼京城令孜夜奉天子自開遠門出幸鳳
 翔初黃巢焚長安宮室而去諸道兵入城縱掠焚府寺民居什六十
 京兆尹王徽累年補晉僅完一二至是復為亂兵焚掠無孑遺矣子
 遺切子然一二年春正月李克用還軍河中與王重榮同表請大駕
 還宮田令孜請上幸興元上不從是夜令孜引兵入宮劫上幸寶雞宰
 相朝臣皆不知時田令孜弄權再致播遷天下共忿疾之朱玫李昌
 符亦取為之用且憚李克用王重榮之彊更與之合引兵追逼乘輿
 上發寶雞留楊晟時正守散關元之時軍民雜採鋒鏑縱橫神策
 軍使王建以長劍五百前驅奮擊乘輿乃得前纔入散關朱玫已圍
 寶雞長驅進攻散關不克嗣襄王煜於云於肅宗之玄孫也有疾從
 上不及留遺塗驛為玫所得與之俱還鳳翔庚戌李克用還太原
 二月車駕至興元朱玫以田令孜在天子左右終不可去言於肅溝
 肅溝曰主上播遷六年中原將士冒矢石百姓供饋餉戰死餓死什
 裁七八僅能復京城天下方喜車駕還宮主上更以勤王之功為敢
 使之榮委以大權使墮綱紀騷擾藩鎮召亂生禍玫昨奉尊命來迎
 大駕不蒙信察反類脅君五輩報國之心極矣戰賊之力殫矣安能

宋珍奉
國

裴王温
即位

行瑜
朱玫

重榮
王温

張全義
南

無相助

垂頭弭耳受制於闡寺之手哉李氏孫尚多相公蓋以圖以利社稷
 乎。溝曰主上踐祚十餘年無大過惡正以令致專權肘腋致坐不安
 席上每言之流涕不已近日上初無行意令致陳兵帳前迫脅以行
 不容俟且罪皆在令致人誰不知足下盡心王室正有引兵還鎮拜
 表迎鑾發立重事伊霍所難溝不敢聞命致出宣言曰我立李氏一
 王敢異議者斬夏致逼鳳翔百官奉襄王温權監軍國事初鳳翔節
 度使李昌符與朱玫同謀立襄王既而致自為宰相專權昌符怒不
 受其官李克用聞其謀皆出於致大怒大將蓋寓說克用曰鑾輿播
 遷天下皆歸咎於我今不誅致黜李温無以自前洗克用從之長
 安百官太子太師裴璩等勸進於襄王温温即皇帝位改元建貞
 尊上為太上元皇帝楊復恭傳檄關中稱得朱玫首者以靜難節
 度使賞之致將王行瑜戰數敗恐獲罪於致與其下謀曰今無功歸
 亦死曷若與汝曹斬致首定京城迎大駕取邠寧節鉞乎眾從之行
 瑜自鳳州擅引兵歸京師致方視事行瑜遂擒斬之并殺其黨數百
 人諸軍大亂焚掠京城士民死者蔽地襄王奔河中王重榮詐為迎
 奉執温殺之詔以行瑜為靜難軍節度使。○三年初東都經黃巢之
 亂遺民聚為三城以相保繼以秦宗權孫儒殘暴僅存壞垣而已張
 全義初至為河南尹白骨蔽地荆棘弥望居民不滿百戶全義麾下
 纒百餘人相與保中州城四野俱無耕者全義乃於鞏下選十八人
 材器可任者人給一旗一榜謂屯將使詣十八縣故墟落中植旗張
 榜招懷流散勸之樹藝惟殺人者死餘但答杖而已無嚴刑無租稅
 民歸之者如市又選壯者教之戰陳以禦寇盜數年之後都城坊曲
 漸復舊制諸縣戶口率皆歸復桑麻蔚然上紆勿切野無曠土廿六勝兵
 大縣至七千人小縣不減二千人乃奏置令佐以治之全義明察人
 不能欺而為政寬簡出見田疇美者輒下馬與徐佐共觀之召田主勞
 以酒食有蠶麥善收者或親至其家悉呼出老幼賜以茶絲衣物民
 間言張公不喜聲伎見之未嘗笑獨見佳麥良繭則笑耳蘇吉典切
 有田荒穢者則集眾杖之或訴以乏人牛乃召其鄰里責之曰彼誠
 之人牛何不助之眾皆謝乃釋之中是鄰里有無相助故比戶皆有
 畜積凶年不飢遂成富庶焉。

李罕之
夫舍一

昭宗即
位有恢
復之志

韓南

一圓立
衣去

孔緯不
計全忠

雲州

李全忠

文德元年初河陽節度使李罕之與河南尹張全義刻臂為盟相得

歡甚罕之勇而無謀性復貪暴意輕全義聞其恭儉力稽笑曰此田

舍一夫耳全義聞之不以為忤罕之屢求殺帛全義屢與之徵求無

厭河南不能給小不如欲輒城河南主更至河陽杖之河南將佐皆

憤怒全義曰李太傅所求奈何不與竭力奉之狀若畏之者罕之益

驕縱三月上疾復作壬寅大漸皇弟吉王保長而賢羣臣屬意于

軍觀軍谷使楊復恭請立其弟壽王傑是日下詔立傑為皇太弟監

國軍事右軍中尉劉季述遣兵迎傑於六王宅入居少陽院宰相以

下就見之癸卯上崩于靈符殿遺制大弟傑更名敏昭宗即位體貌

明粹有英氣喜文學以僖宗威令不振朝廷日卑有恢復前烈之志

尊禮大臣夢想賢豪踐祚之始中外忻忻焉詔以郭禹為荆南留

後荆南丘荒之餘止有一十七家禹勵精為治撫集彫殘通商務農

晚年殆及萬戶時潘鎮各務兵力相殘莫以養民為事獨華州刺史

韓建招撫流散勸課農桑數年之間民富軍贍時人謂之北韓南郭

昭宗聖穆景文孝皇帝上 在位十四年 壽三十八

諱曄懿宗第七子也初封壽王文德元年僖宗疾大漸中

官揚復恭請立王為皇太弟三月僖宗崩太弟即位

龍紀元年十一月上改名曄上將祀圓立故事中尉樞密皆袂衫

衣居分也侍從僖宗之世已具欄笏至是又令有司制法服孔緯及

吳天香

韓南

孔緯不

計全忠

雲州

李全忠

昭宗即

位有恢

復之志

韓南

一圓立

衣去

孔緯不

計全忠

雲州

李全忠

昭宗即

位有恢

復之志

安

潘請

張潘

潘

楊行密

長泰

行密寬

知潘與復恭有隙特親倚之潘亦以功名為己任每自比謝安裴度

克用之討黃巢屯河中也潘為都統判官克用薄其為人聞其作相

私謂詔使曰張公好虛談而無實用傾覆之士也主上采其名而用

之它日交亂天下必是人也潘聞而銜之上從容與潘論古今治亂

潘曰陛下英睿如此而中外制於疆臣此臣日夜所痛心疾首也上

問以當今所急對曰莫若彊兵以服天下上於是廣募兵於京師至

十萬人及全忠等請討克用上命三省御史臺四品以上議之以為

不可者什六七潘欲倚外勢以擠楊復恭乃曰先帝再幸山南沙陀

所為也臣常慮其與河朔相表裏致朝廷不能制今兩河藩鎮兵請

討之此千載一時但乞陛下付臣兵柄旬月可平失今不取後悔無

及孔緯曰潘言是也上曰克用有與復大功今乘其危而攻之天下

其謂我何緯曰陛下所言一時之體也張潘所言萬世之利也上以

二相言叶侃悅從之爾爾盡切五月詔削奪克用官爵屬籍如附也

下秦昔切簿籍也克用父國昌立功以潘為河東行營招討制置官

慰使京兆尹孫揆副之揆為克用將李存孝所擒克用怒以鋸鋸之

鋸不能入揆罵曰死狗奴鋸人當用板夾汝豈知邪乃以板夾之至死

罵不絕聲官軍出陰地關不戰而走張潘又敗克用上表訟寬

二年春正月制以孔緯為荆南節度使張潘為鄂岳觀察使再貶緯

均州刺史潘連州刺史賜克用詔悉復其官爵使歸晉陽二只加克

用守中書令再貶張潘繡州司戶

景福元年五月楊行密屢敗孫儒兵斷其糧道儒食盡士卒大疫六

月行密聞儒疾瘥縱兵擊之會大雨晦具儒軍大敗行密將田頔

功擒儒於陳斬之傳首京師儒眾多降於行密先是揚州富庶甲天

下時人稱楊一益二及經秦畢孫楊兵火之餘江淮之間東西十里

掃地盡矣八月以楊行密為淮南節度使以田頔為宣州留後行

密以用度不足欲以茶鹽易民布帛掌書記高勗曰兵火之餘十室

九空又漁利以困之將復離叛不若悉我所有易鄰道所無足以給

軍選賢守令勸課農桑數年之間倉庫自實行密從之田頔聞之曰

賢者之言其利遠哉行密馳射武伎皆非所長而寬簡有智略善撫

御將士與同甘苦推心待物無所猜忌嘗早出從者斷馬鞞取其金

門家致
然

此家
凡法

其人願
利中

行密知而不問它日復早出如故人服其度量淮南被
兵六年士民轉徙幾盡行密初至賜與將吏帛不過數尺錢不過數
百而能以勤儉足用非公宴未嘗舉樂招撫流散輕徭薄斂未及數
年公私富庶幾復承平之舊 宣明曆浸差太子少詹事邊綱造新
曆成十二月之上命曰景福崇玄曆○二年以渝州刺史柳玘補
為瀘州刺史柳氏自公綽以來世以孝悌禮法為士大夫所宗玘為
御史大夫上欲以為相官惡之故久謫於外玘嘗戒其子弟曰凡
門地高可畏不可恃也立身行己一事有失則得罪重於他人死無
以見先人於地下此其所以可畏也門高則驕心易生族盛則為人
所嫉懿行實才人未之信小有玘類上才下盧對切綠節也衆皆指之此
其所以不可恃也故膏梁子弟學宜加勤行宜加勵謹得比他人耳
揚行密遣田頽將宣州兵二萬攻歙州歙州刺史裴樞城守久不
下時諸將為刺史者多貪暴獨池州團練使陶雅嘗厚得民歛人曰
得陶雅為刺史請聽命行密即以雅為歙州刺史歛人納之雅盡禮
見樞送之還朝

錄 僖宗乾符元年十月鄭畋同平章事舊畋傳曰乾符四年遷
吏部侍郎尋降制可本官同平章事今從實錄此年為相 二年上
時年十四專事遊戲續寶運錄曰上是年十五歲中朝故事曰僖宗
皇帝以咸通三年降誕十四年七月十九日即位年十二按舊紀亦
云僖宗咸通三年五月八日生於東內即位年十二今從之
三年黃巢言五千餘衆安所歸仙芝集初起時云數月間衆至數下
至此纔有五千者蓋烏合之衆聚散無常耳 昭宗龍紀元年正月
癸巳朔赦改元唐年補錄曰正月癸巳改文德二年為龍紀元年百
寮上帝徽號曰聖文睿德光武弘孝皇帝新舊紀實錄明年正月乃
上尊號補錄誤也舊紀又云以劍南西川節度兩川招撫制置使韋
昭慶為東都留守按昭慶大順二年乃為留守舊紀誤也今皆從實
錄

呂本著點校標抹增節備註只治通鑑卷百四

唐紀

昭宗聖穆景文孝皇帝下

敬後鄭
五為相

行密獲
李茂子
賜徐温

王行瑜
等引兵
入朝

李茂貞
犯關駕
幸華州

朱朴自
薦為相

張道古
言五危
二亂

李駕還
原師

乾寧元年春正月以右散騎常侍鄭繁禮部侍郎同平章事為禮部侍郎同平章事

繁好詆諧皆切讎也多為歌後詩譏嘲時事上以為有所

蘊手注班簿命以為相聞者大驚堂吏往告之繁笑曰諸君大誤使

天下吏無人未至鄭繁吏曰特出聖意繁曰果如是奈人笑何既而

賀客至繁搔首言曰默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矣累讓不獲乃視

事○二年楊行密攻濠州軍士掠得徐州人李氏之子生八年矣行

密養以為子行密長子渥憎之行密謂其將徐温之曰此兒質狀性

識頗異於人吾度渥必不能容今賜汝為子温名之曰知誥知誥寧

温勤孝過於諸子温以是愛之使掌家事家人無違言及長喜書善

射識度英偉行密常謂温曰知誥俊傑諸將子皆不及也 王行瑜

杰茂自韓建各將精兵數千入朝至京師坊市民皆竄匿上御安福

門以待之三帥盛陳甲兵拜伏舞蹈於門下上臨軒親詰之曰卿輩

不奏請俟報輒稱兵入京城其志欲何為乎若不能事朕今日請避

賢路行瑜茂貞流汗不能言獨韓建粗迷入朝之由上與三帥宴三

帥奏稱南北司互有朋黨隋素朝政韋昭度討西川失策李谿作相

不合衆心請誅之上未之許是日行瑜等殺昭度谿於都亭驛又殺

樞密使康尚弼及宦官數人乃還鎮○三年李茂貞犯京師帝將幸

太原韓建請幸華州上從之茂貞遂入長安自中和以來所葺宮室

市肆燔燒俱盡 上憤天下之亂思得奇傑之士不次用之國子博

士朱朴自言得為宰相月餘可致太平上以為然以朴為左諫議大

夫同平章事朴為人庸鄙迂僻無它長制出中外大驚焉

四年帝在華州右拾遺張道古上疏稱國家有五危二亂昔漢文帝

即位未幾明習國家事今陛下登極已十年而曾不知為君馭臣之

道太宗內安中原外開四夷海表之國莫不入臣今先朝封域日蹙

幾盡蹙迫也臣雖微賤竊傷陛下朝廷社稷始為姦臣所弄終為賊

臣所有也上怒泛道古施州司戶仍下詔罪狀道古宣示諫官

光化元年赦李茂貞茂貞與朱全忠皆欲發兵迎天子八月車駕還

劉季述

太子

季述許以書社稷輸全忠

誅劉季述

崔胤召朱全忠誅宦官

韓全誨請幸鳳

京師。○三年初崔胤與上密謀盡誅宦官。流樞密使宋道弼。景務備等皆賜自盡。宦官益懼。上自華州還。忽忽不樂。多縱酒。喜怒不常。左右尤自危。於是中尉劉季述。王仲先。樞密使王彥範。薛齊傑等陰謀發立。上獵苑中。夜醉歸。手殺黃門侍女數人。季述謂崔胤曰。主上所為如是。豈可理天下。胤畏死不敢違。乃扶上與后同輦。嬪御侍從者纔十餘人。有九嬪九御。適少陽院。季述以銀搨畫地。數上罪數。乃鎖其門。鎔鐵錮之。上音固。鑄。遣左軍副使李師虔將兵圍之。穴墻以通飲食。季述等矯詔令太子裕監國。尋使即皇帝位。以帝為太上皇。朱全忠聞亂。至大梁。季述遣其養子希度詣全忠。許以唐社稷。輸之。天平節度副使李振勸全忠誅季述。全忠乃囚希度。遣振如京師。崔胤密遣人說神策指揮使孫德昭誅季述等。時十二月也。

天復元年春正月朔。王仲先入朝。孫德昭擒斬之。崔胤乃迎上御長樂門樓。帥百官稱賀。周承誨擒劉季述。王彥範繼至。方詰責已為亂。旌所斃。姪持鼎。薛齊傑赴井死。出而斬之。滅四人之族。以韓全誨。張彥弘為左右中尉。表易簡。周敏容為樞密使。崔胤請上盡誅宦官。宦官屬耳。頗聞之。韓全誨等涕泣求哀於上。上乃令胤有事密封。疏以聞。勿口奏。宦官求美女知書者數人。內之宮中。陰令詞察其事。盡得胤謀。全誨等大懼。每宴聚。流涕相訣別。日夜謀所以去胤之術。胤時領三司使。全誨等教禁軍對上誚諫。許胤減損冬衣。上不得已。解胤鹽鐵使。時朱全忠。李茂貞各有挾天子令諸侯之意。全忠欲上幸東都。茂貞欲上幸鳳翔。胤知謀泄。事急。遣朱全忠書稱被密詔。令全忠以兵迎車駕。且言。昨者返正。皆令公良圖。而鳳翔先入朝。抄取其功。令不速來。必成罪人。豈惟功為它人所有。且見征討矣。全忠得書。十月。大幸兵發大梁。朱全忠至河中。表請車駕幸東都。京城大駭。十一月。韓全誨等陳兵殿前。言於上曰。全忠以大兵逼京師。欲劫天子。幸洛陽。求傳禪。臣等請奉陛下幸鳳翔。收兵拒之。上不許。杖劍登乞巧樓。全誨等逼上下樓。上行。及壽春殿。李彥弼已於御院縱火。上不得已。乃與皇后妃嬪諸王百餘人。皆上馬。慟哭聲不絕。全誨等遂火宮城。車駕至鳳翔。○二年十一月。朱全忠進攻鳳翔。李茂貞出戰。累敗。儲侍以竭。儲陳如切。儲積也。上乃召李茂貞等議。與全忠和。

三年春正月李茂貞獨見上請誅韓全誨等與朱全忠和奉車駕還

京上喜即遣內養帥鳳翔卒四十人收全誨等斬之以第五可範仇

承坦為左右軍中尉遣使囊全誨等首以示全忠時鳳翔所誅宦官

已七十二人朱全忠又密令京兆捕誅九十人甲子車駕出鳳翔幸全

忠營已入長安崔胤素國初承平之時宦官不與兵豫政天寶以

來宦官浸盛貞元之末分羽林衛為左右神策軍以便衛從始令宦

官主之以一千人為定制自是參掌機密奪百司權上下彌縫其為不

法十則構扇藩鎮傾危國家小則賣官鬻獄比余六蠹害朝政王室

衰亂職此之由不翦其根禍終不已請悉罷內諸司使其事務盡歸

之省寺諸道監軍俱召還闕下上從之是日全忠以兵驅第五可範

已丁數百人於內侍省盡殺之冤號之聲徹於內外又出使者詔所

在收捕誅之止留黃衣幼弱者二十人以備洒掃上怒可範等或無

罪為文祭之自是宣傳詔命皆令官人出入其兩軍內外八鎮兵悉

屬六軍以崔胤兼判六軍十二衛事

臣光曰宦者用權為國家患其來久矣蓋以出入宮禁人主自幼

及長與之親狎非如三公六卿進見有時可嚴憚也其間復有性

識儂利我儂子儂利也又慧也謂語言辯給善伺候顏色承迎志趣

受命則無違忤之患使令則有稱隱之效應語叶自非上智之主

燭知物情慮患深遠侍奉之外不任以事則近者日親遠者日踈

甘言悲辭之請有時而從浸潤膏受之期有時而聽於是黜陟刑

賞之政黜陟刑賞之柄移於近習而不自知如飲醇酒上珠倫

酒也嗜其味而忘其醉也黜陟刑賞之柄移而國家不危亂者未

之有也東漢之衰宦官最名驕橫胡孟切不橫然皆假人主之權依

憑城社以濁亂天下未有能劫脅天子如制嬰兒廢置在手東西

出其意使天子畏之若乘虎狼而挾蛇虺詩傳如唐世者也所以

然者非它漢不握兵唐握兵故也太宗鑒前世之弊深抑宦官無

得過四品明皇始墮舊章是崇是長晚節令高力士省決章奏乃

至進退將相時與之議自太子王公皆畏事之宦官自此熾矣及

中原板蕩肅宗收兵靈武李輔國以東宦舊隸參謀軍謀寵過而

驕不復能制遂至愛子慈父皆不能庇以憂悸終其時代宗踐

朱全忠
盡誅百
官

詔命令
言人出
入

臣者用
權為患
之

本示深
臣者用
權為患
之

百官之
盡始於
明皇

蕭代官
百之權

德宗以
百者典

大書要
重信

百官之
禍極於
昭宗

祚以遵履轍程元振魚朝恩相繼用事竊弄刑賞壅蔽聰明視天子如委裘陵宰相如奴虜是以來瑱他旬入朝遇讒賜死吐蕃深

儀擯廢家居不保立壘僕固懷恩竟抑無許遂奔勳庸更為叛亂

德宗初立頗振綱紀百官稍絀城律而返自興元猜忌諸將以李

晟軍胡奔切按鐵勒諸子也為不可信悉奪其兵而以竇文場霍

仙鳴為中尉使典宿衛自是太阿之柄落其掌握矣憲宗末年吐

突承璀欲廢嫡立庶以成陳洪志之變寶曆狎暱羣小劉克明與蘇

佐明為逆其後絳王及文武官懿信昭六帝皆為百官所立勢益

驕橫王守澄仇士良由令致揚復恭劉季述韓全誨為之魁傑自

是定策國老目天子為門生根深蒂固計切疾成膏肓膏心下也

春秋左傳曰在育之不可救藥矣文宗深憤其然志欲除之以宋

申錫之賢猶不能有所為反受其殃况李訓鄭注反覆小人欲以

一朝誦詐之謀前累世膠固之黨遂至涉血禁塗積尸音於金切省戶公卿

大臣連頸就誅闔明屠滅天子陽瘖縱酒音於金切飲泣吞氣自

比報獻云無報然曰報謂勳也不亦悲乎以宣宗之嚴

毅明察猶閉目搖首自謂畏之况懿信之驕侈苟聲色極猶足充

其欲則政事一以付之呼之以父固無怪矣賊汚官闕兩幸梁益

皆令致所為也昭宗不勝其耻方欲清滌而所任不得其所行

不由其道始則張濬覆軍於平陽增李克用跋扈之勢復恭亡命

於山南啓宋文通不臣之心終則兵交關廷矢及御衣漂泊莎城

上素流寓華陰幽辱東內劫遷岐陽崔昌遐無如之何更召朱全

忠以討之連兵圍城再罹寒暑御膳不足以糗糒上云久血救二

也王侯斃踣於飢寒也然後全誨就誅乘輿東出前拜滅其

黨蘇有才遺而唐之朝社因以丘墟矣然則官者之禍始於明皇

盛於肅代成於德宗極於昭宗易曰復霜堅冰至為國家者防微

杜漸可不慎其始哉此其為患章章尤著者也自餘傷賢害能召

亂致禍賣官鬻獄沮敗師徒盡害丞民不可徧舉夫寺人之官詩

寺人披杜預注云本作侍人披自三王之世載於詩禮所以謹

閨闈之禁閨音圭闈土曷切通內外之言安可無也如巷伯之

吏切奄官也字或從門按春秋傳

閨闈之禁中音圭闈土曷切

通內外之言安可無也如巷伯之

閨闈之禁中音圭闈土曷切

通內外之言安可無也如巷伯之

閨闈之禁中音圭闈土曷切

通內外之言安可無也如巷伯之

閨闈之禁中音圭闈土曷切

通內外之言安可無也如巷伯之

閨闈之禁中音圭闈土曷切

通內外之言安可無也如巷伯之

閨闈之禁中音圭闈土曷切

通內外之言安可無也如巷伯之

自若亦
有賢才

疾惡寺人披之事君鄭衆之辭賞呂彊之直諫曹日昇之救患馮
存亮之弭亂上母婢也揚復光之討賊嚴遵美之避權張承業之竭
忠其中豈無賢才乎顧人主不當與之謀議政事進退士大夫使
有威福足以動人耳果或有罪小則刑之大則誅之無所寬赦如
此雖使之專橫孰敢哉豈可不察臧否不擇是非欲草薶而禽獮
之上息淺切說也能無亂乎是以表紹行之於前而董卓弱漢崔昌
遐襲之於後而朱氏篡唐雖快一時之忿而國隨以亡是猶惡衣
之垢而焚之患木之蠹而伐之其為害豈不益多哉孔子曰人而
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斯之謂矣

時官官盡死惟河東監軍張承業幽州監軍張居翰清海監軍程匡
柔西川監軍魚全禔魚姓也及致仕嚴遵美為李克用劉仁恭揚行
密王建所匿得全

全忠
移書促百官東行

天祐元年春正月朱全忠密表崔胤專權亂國離間君臣并其黨鄭
元規陳班等皆誅之丁巳上御延喜樓全忠遣牙將寇彥卿奉表稱
郊岐兵逼畿甸上乘希切天子千里地曰甸請上遷都洛陽及下樓裴

樞已得全忠移書促百官東行戊午驅徙士民號哭滿路罵曰賊臣

崔胤召朱溫來傾覆社稷使我曹流離至此老幼號屬上率兩切下

毀長安宮室百司及民間廬舍取其材浮渭沿河而下長安自是遂
丘墟矣甲子車駕至華州民夾道呼萬歲上泣謂曰勿呼萬歲朕不

復為汝主矣全忠疑上徘徊俟變鮮細不屢章以發遂至洛陽全忠

使蔣玄暉伺察帝動靜皆知之上從容問玄暉曰德王朕之愛子全

忠何故堅欲殺之因泣下玄暉具以語全忠全忠愈不自安時李茂

貞等移檄往來皆以興復為辭全忠方引兵西討以帝有英氣恐變
生於中欲立幼君易謀禪代乃遣李振至洛陽與玄暉等圖之玄暉

選史太等夜入宮弒之立禪王為皇太子於柩前即位時年十三宮
中恐懼不敢出聲哭

昭宣光烈孝皇帝 先諡曰哀帝 在位四年 壽十二
諱祝昭宗第九子也朱全忠弒昭宗以帝年幼矯詔立
為皇太子天祐元年八月即帝位

全忠謀
移書

則察及
第不四
手為相

裴樞不
許為相
鄭為卿

聖星見

朱全忠
及殺朝

天祐二年春三月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獨孤損充靜海節度使裴

樞為左僕射崔遠為右僕射並罷政事初柳璨舍君按及第不四年為

宰相性傾巧輕佻吐屬切尔雅時天子左右皆全忠腹心璨曲意事

之同列裴樞崔遠獨孤損皆朝廷宿望意輕之璨以為憾和于傳張

廷範本優人有寵於全忠奏以為太常卿樞以為太常卿常以清流

為之廷範以梁客將不可乃曰廷範勲臣幸有方鎮何藉樂卿恐非

元帥之旨持之不下全忠聞之謂實佐曰吾嘗以裴十口器識真純

不入浮薄之黨觀此議論本態露矣璨因此并遠損譖於全忠故二

人皆罷五月彗星長竟天彗徐辭占者曰君臣俱災宜誅殺以應之

璨因疏其素所不快者於全忠曰此曹皆聚徒橫議上胡孟切然望

腹非且以之塞火異李振亦言於全忠曰王欲圖大事此曹皆朝廷之

難制者也不若盡去之全忠以為然乃貶獨孤損裴樞崔遠皆為刺

史陸衰王溥趙崇王贊皆為司戶自餘或門曹高華或科第自進居

三省臺閣以名檢自處聲迹稍著者皆指以為浮薄貶逐無虛日搢

紳為之一空搢音晉紳也紳音申大帶也搢紳之上搢笏垂紳也未幾再貶裴樞為龍州

司戶獨孤損為瓊州司戶崔遠為白州司戶六月全忠聚樞等及朝

士與官者三十餘人於白馬驛一夕盡殺之投尸于河初李振屢舉

進士竟不中第故深疾搢紳之士言於全忠曰此輩常自謂清流宜

投之黃河使為濁流全忠笑而從之

右唐二十一帝二百八十八年

考異昭宗乾寧二年克用遣子存勗詣行在實錄作存貞據後唐

實錄薛居正五代史莊宗未嘗名存貞實錄蓋誤 光化二年解崔

胤度支等使舊傳劉志述畏朱全忠之強不敢殺崔胤但罷知政事

落使務守本官而已胤復致書於全忠請出師反正故全忠令張存

敬急攻晉絳河中按舊紀新紀新宰相表此際皆無胤罷胤相事全忠

攻晉絳河中乃在明年反正後今不取

呂大著點校標抹增節備註資治通鑑卷百六

按梁唐晉漢周舊各有一代之史 本朝歐陽文忠公始刪為五代史司馬溫公所脩資治通鑑雖時取歐陽公一二論說而所援引事多是舊史其言辭詳略與今歐陽公五代史多有同異不可備註也

後梁紀

太祖神武元聖孝皇帝

在位七年

壽六十一

諱晃姓朱氏宋州人本名溫唐僖宗時黃巢為盜溫從之巢入京師僭號偽署溫同州防禦使與唐河中節度使王重榮戰屢敗溫見巢勢日蹙遂降重榮天子賜名全忠拜宣武軍節度使昭宗光化三年進封梁王哀帝天祐四年受唐禪國號梁建元開平

梁三欲
速受禪

開平元年春正月梁王休兵于貝州初梁王以河北諸鎮皆服惟幽滄未下故大率伐之欲以堅諸鎮之心既而潞州內叛王燒營而還威望大沮恐中外因此離心欲速受禪以鎮之乃亟歸壬寅至大梁

薛貽矩
為梁末
禪

唐昭宣帝遣御史大夫薛貽矩至大梁勞王貽矩請以臣禮見王揖之升階貽矩曰殿下功德在人三靈改卜皇帝方行舜禹之事臣安敢違乃北面拜舞於庭王側身避之貽矩還言於帝曰元帥有受禪之意矣三月唐昭宣帝降御札禪位于梁以攝中書令張文蔚為冊使攝侍中楊涉為押傳國寶使御史大夫薛貽矩為押金寶使帥百官備法駕詣大梁楊涉子直史館凝式言於涉曰大人為唐宰相而

梁王即
皇帝位

國家至此不可謂之無過況手持天子璽綬與人雖保富貴奈千載何盍辭之涉大駭曰汝滅吾族神色為之不寧者數日 梁王更名晃更工衛切被衮冕即皇帝位改元國號梁奉唐昭宣帝為濟陰王

以敬拜
備顧問

以汴州為開封府命曰東都以故東都為西都 以宣武勸鎮本治宋州掌書記太府卿敬翔知崇政院事以備顧問參謀議於禁中承上旨宣於宰相而行之宰相非進對時有所奏請及已受旨應復請者皆具記事因崇政院以聞得旨則復宣於宰相翔為人沈深林切有智略在幕府三十餘年軍謀民政帝一以委之翔盡心勤勞晝夜不寐自言惟馬上乃得休息帝性暴戾難近人莫能測惟翔能識其

魏不

意越或有所不可翔未嘗顯言但微示持疑帝意已悟多為之改易

禪代之際翔謀居多下制削奪李克用官爵是時惟河東鳳翔淮

蜀王遺

南稱天祐西川稱天復年號餘皆稟梁正朔稱臣奉貢蜀王遺晉

王書大

王書大王書大改為監軍召建欲致麾下欽重疑止之建怒以兵攻成都殺

唐宗室立之

唐宗室立之退歸藩服晉王復書不許曰誓於此生靡敢失節唐末

之誅宦官也

之誅宦官也詔書至河東晉王匿監軍張承業於斛律寺斬罪人以

應詔至是復以為監軍

應詔至是復以為監軍待之加厚承業亦為之竭力王治軍甚寬

李茂正

李茂正李茂正深州博野人本姓宋名文通為博野軍成卒黃巢犯京師茂

王待士

王待士卒簡易有告部將符昭反者歧王直詣其家悉去左右熟寢

經宿而還

經宿而還由是眾心悅服然御軍無紀律及聞唐亡以兵羸地蹙不

敢稱帝

敢稱帝鎮海節度判官羅隱說王鏐王鏐王鏐切語也奉兵討梁曰縱無成

功猶可退保

功猶可退保抗越自為東帝奈何交臂事賊為終古之羞乎鏐始以

隱為不遇於唐

隱為不遇於唐必有怨心及聞其言雖不能用心甚義之五月以

薛貽矩為中書侍郎

薛貽矩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契丹契丹契丹契丹為匈奴在隋唐為突厥居黃

契丹何

契丹何契丹何保機恃保機恃疆不受疆不受契丹何契丹何保機恃保機恃疆不受疆不受

王加清海節度使

王加清海節度使張全義為魏王鎮海鎮東節度使吳王錢鏐為吳越

李昌安
集流民

蜀王建
立

有唐之
文軍士

面以記
軍號

存昂為
晉王

使上黨
謀

皆兵少
兵不意
六軍大

克用潰
言解德
威嗣昭
繼陳

荆南節度十州後為諸道所侵季昌所有乾符以來寇亂相繼諸州

皆為鄰道所據獨餘江陵季昌到官城邑殘毀戶口彫耗季昌安集

流散民皆復業九月蜀王即皇帝位國號大蜀蜀主雖目不知書

好與書生談論粗曉其理是時唐衣冠之族多避亂在蜀蜀主禮而

用之使修奉故事故其典章文物有唐之遺風初帝在藩鎮用法

嚴將校有戰沒者所部兵悉斬之謂之跋隊斬士卒失主將者多亡

逆不敢歸帝乃命凡軍士皆文其面以記軍號軍士或思鄉里逃去

關津輒執之送所屬無不死者其鄉里亦不敢容由是亡者皆集山

澤為盜大為州縣之患壬寅詔赦其罪自今雖文面亦聽還鄉里盜

減十七八二年正月蜀王昶發於首病篤命其弟克寧監軍張承

業大將李存璋吳玠等竦立其子存昂為嗣曰此子志氣遠大必

能成吾事爾曹善教導之存昂襲位以李存璋為河東軍城使先

王之時多寵借胡人及軍士侵擾市肆存璋既領職執其尤暴橫者

戮之旬月間城中肅然 酖殺濟陰王於曹州追謚曰唐哀皇帝

蜀王昶後唐與諸將謀曰上黨潞州河東之藩蔽無上黨是無河東也

且朱溫所憚者獨先王耳聞吾新立以為童子未閑軍旅必有驕怠

之心若簡精兵倍道趣之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取威定霸在此一舉

不可失也張承業亦勸之行乃遣承業及判官王緘古咸切乞師於鳳

翔又遣使賂契丹王阿保機求騎兵岐王衰老兵弱財竭竟不能應

晉王大閱士卒帥周德威等發晉陽進兵直抵夾寨梁軍無斥候不

意晉兵之至將士尚未起軍中驚擾晉王命周德威李嗣源分兵為

二道德威攻西北隅嗣源攻東北隅填塹燒寨鼓譟而入梁兵大潰

南走招討使符道昭馬倒為晉人所殺失主將校士卒以萬計委棄

資糧器械山積周德威等至城下呼李嗣昭曰先王已薨今王自來

破賊夾寨賊已去矣嗣昭正守上黨可開門嗣昭不信王自往呼之嗣昭見

王白服大慟幾絕城中皆哭遂開門初德威與嗣昭有隙蜀王克

用臨終謂晉王存昂曰進通忠孝吾愛之深今不出重圍豈德威不

忘舊怨邪汝為吾以此意諭之若潞圍不解吾死不瞑目進通嗣昭

小名也晉王存昂以告德威德威感泣由是戰夾寨其力既與嗣昭

相見遂歡好如初 康懷貞以百餘騎自天井關遁歸帝聞夾寨不

相見遂歡好如初 康懷貞以百餘騎自天井關遁歸帝聞夾寨不

相見遂歡好如初 康懷貞以百餘騎自天井關遁歸帝聞夾寨不

相見遂歡好如初 康懷貞以百餘騎自天井關遁歸帝聞夾寨不

帝稱李
克用有

晉王歸
陽將

士卒精
整

承制除
吏

茶稅之
利

禁王得
土宇之
與

梁震請
以白衣
侍樽俎

遷都洛
陽

關二斬
使者絕
淮南絕

王宗
知足

友諒
三德
帝見

守大驚既而歎曰生子當如李亞子存昂克用為不亡矣至如吾兒

豚犬耳 **晉**王歸晉陽休兵行賞以周德威為振武節度使同平章

事命州縣舉賢才黜貪殘寬租賦撫孤窮伸冤濫禁姦盜境內大治

以河東地狹兵少乃訓練士卒今騎兵不見敵無得乘馬部分已定

無得相踰越及留絕以避險分道並進期會無得差畧刻犯者必斬

故能兼山東取河南由士卒精整故也初晉王克用平王行瑜唐昭

宗許其承制封拜時方鎮多行墨制王取與之同每除吏必表聞至

是晉王存勖始承制除吏潞州圍守歷年士民凍餒死者太半市里

蕭條李嗣昭勸課農桑寬租緩刑數年之間軍城完復 湖南判官

高郁請聽民自米茶賣於北客收其征以贍軍 **楚**王馬殷從之 馬

鎮州人言乾寧中拜武安軍節度使 鎮州盡有湖南之地至德封為楚王秋七月殷奏於汴荆襄唐郢

復州置田圖務運茶於河南北賣之以易繒纈 文 九月 **蜀**節度使

仍歲貢茶二十五萬斤詔許之湖南由是富贍 九月 **蜀**節度使

高季昌遣兵屯漢口絕楚朝貢之路 **楚**王殷遣其將許德勳將水軍

擊之季昌懼而請和殷又遣呂師周將兵擊嶺南與清海節度使劉

隱十餘載取昭賀梧蒙龔富六州殷去宇既廣乃養土息民湖南遂

安 冬十月 **蜀**主講武於星宿山步騎三十萬 依政進士梁震唐

末登第至是歸蜀過江陵高季昌愛其才識留之欲奏為判官震恥

之欲去恐及禍乃曰震素不慕榮官明公不以震為愚必欲使之參

謀議但以白衣侍樽俎可也何必在幕府季昌許之震終身止稱前

進士不受高氏辟署季昌甚重之以為謀主呼曰先輩○二年帝遷

都洛陽 **淮**南王隆演 子 遣使者張知遠修好於福建知遠倨慢

蜀王審知斬之表上其書始與淮南絕 審知性儉約常躡麻屨府

舍卑陋未嘗營葺寬刑薄賦公私富實境內以安歲自海道登萊入

貢沒溺者什四五 十月 **蜀**司天監胡秀林獻永昌曆行之 **蜀**

州刺史王宗弁稱疾罷歸成都杜門不出蜀主疑其矜功怨望加檢

校太保固辭不受謂人曰廉者足而不憂貪者憂而不足吾小人致

位至此是矣豈可求進不已乎蜀主嘉其志而許之賜與有加

四年夏四月宋州節度使衛王友諒獻瑞麥一莖三穗帝曰豐年為

上瑞今宋州大水安用此為詔除本縣令名遣使詰責友諒以充海

奏寇老

茂貞才
地蜀主
盜與之
貨

吳越富

朱温必
有天誅

晉趙為

燕三守
光稱帝

帝自將
拒晉趙

晉王笑
燕守光
稱帝

帝以晉
趙兵不
乃南

留後惠王友能代為宋州留後。左金吾大將軍寇彥卿入朝至天津

橋有民不避道投諸欄外而死彥卿自首於帝帝於彥卿才幹有功

久在左右命以私財遺死者家以贖罪御史司憲崔沂勅奏彥

卿殺人闕下請論如法帝命彥卿分析彥卿對令從者舉置欄外不

意誤死帝欲以過失論沂奏在法以勢力使令為首下手為從不得

歸罪從者不聞而故毆傷人毆擊也加傷罪一等不得為過失乃責

授彥卿遊擊將軍彥卿揚言有得律沂首者賞錢萬緡以白帝帝使

人謂彥卿崔沂有甚髮傷我當族汝時功臣驕橫由是稍肅改王

茂貞屢求貨於蜀蜀王皆與之又求巴劍二州蜀主曰吾奉茂貞勤

亦至矣若與之地是弃民也寧多與之貨乃復以絲茶布帛七萬遺

之吳越王鏐築捍海石唐廣州城大修臺館由是錢唐富庶盛

於東南

乾化元年二月青海靜海節度使南平襄王劉隱卒其弟巖襲位巖

多延中國士人置於幕府出為刺史刺史無武人七月王鏐以

梁將揚師厚將兵屯邢州甚懼會晉王于承天軍晉王謂鏐父友也

事之甚恭鏐以梁寇為憂置王曰朱温之惡極矣天將誅之雖有師

厚輩不能救也脫有侵軼僕自帥眾當之叔父勿以為憂鏐捧

庖為壽庖章持切古字作觥飲酒謂晉王為四十六舅鏐幼子昭誨

從行晉王斷衿為盟斷徒玩切截也許妻以女由是晉趙之交遂固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帝誅戮

月帝南還。二年二月帝發洛陽從官以帝誅戮無常多憚行帝聞之益怒是日至白馬頓賜從官食多未至遣騎趣之於道左散騎常侍孫騰右諫議大夫張衍兵部郎中張雋祖峻最後至帝命撲殺之

帝不意太原餘孽

帝疾增甚謂近臣曰我經營天下二十年不意太原餘孽謂晉更昌熾如此吾觀其志不小天復奪我年我死諸兒非彼敵也吾無葬地矣因哽咽絕而復蘇哽右吞切咽一結切聲塞也高季昌潛有據荆南之志乃奏

築江陵外郭增廣之帝長子郁王友裕早卒次假子博王友文帝

帝愛友文欲立為太子

特愛之友文婦王氏色美帝尤寵之雖未以友文為太子帝意常屬之郢王友珪心不平友珪常有過帝撻之上他各切打也友珪益不自安帝

友珪謀弑逆

其甚命出友珪為萊州刺史時左遷者多追賜死友珪益恐易服微行入左龍虎軍見統軍韓勅以情告之勅亦見功臣宿將多以小過被誅懼不自保遂相與合謀勅以牙兵五百人從友珪雜控鶴士入

伏於禁中中夜斬關入至寢殿友珪僕夫馮廷諤刺帝腹刃出於背友珪自以敗擅裹之瘞於寢殿秘不發喪矯詔稱朕躬危殆宜令友珪權主軍國之務發喪即皇帝位郢王友珪既篡立葬地名也諸

立至集

伯將多憤怒雖曲加恩禮終不悅告哀使至河中護國節度使龔王朱友謙泣曰先帝數十年開創基業前日變起宮掖聲聞甚惡吾備位藩鎮心竊耻之友珪加友謙侍中中書令以詔書自辨且徵之友

謙謂使者曰所立者為誰先帝晏駕不以理吾且至洛陽問罪何以徵為友珪以侍衛諸軍使韓勅為西面行營招討使督諸軍討之友

友謙以河中附

謙以河中附於晉以求救康懷貞等屯河中城西攻之其急晉王自將自澤潞而西遇懷貞於解縣上胡切大破之梁兵解圍退保陝州均王史曰末帝在位十一年壽三十六

諱瑱太祖第三子也初名友貞封均王鎮大梁友珪弑太祖王與湯師厚討之友珪誅王乃即位

友謙以河中附

乾化二年春正月郢王友珪改元鳳歷友珪既得志遽為荒淫內外憤怒友珪雖唱以金繒終莫之附駙馬都尉趙巖驍之子體曲切太祖之婿也左龍虎統軍侍衛親軍都拍揮使袁象先太祖之甥也巖奉

友謙以河中附

使至大梁均王友貞密與之謀誅友珪巖曰此事成敗存招討揚令公耳得甘一言諭禁軍吾事立辦均王乃遣腹心馬慎交之魏州說

揚師厚
奉義討

王出太
征畫像
家皆踊

友珪自
殺

高季昌
治攻守
之具
晉二擒
仁恭

王絳不
知露布
故事

晉三斬

思宗

揚師厚曰：邳王篡弒人望屬在大梁，公若因而成之，此不此之功也。且許事成之日，賜犒軍錢五十萬緡。師厚與將佐謀之曰：方邳王弒逆，吾不能即討，今君臣之分已定，無故改圖可乎？或曰：邳王親弒君父，賊也，均王舉兵復讎，義也。奉義討賊，何君臣之有？彼若一朝破賊，公將何以自處乎？師厚驚曰：吾幾誤計，乃遣其將王舜賢至洛陽，會與表象先謀，遣招討馬步都虞候朱漢賓將兵屯滑州，為外應。趙巖歸洛陽，亦與表象先密定計。友珪治龍驤軍，潰亂者搜捕其黨，獲者族之。經年不已，時龍驤軍有成大梁者。友珪徵之，將校見均王泣，請可生之路。王曰：先帝與汝輩三十餘年征戰，經營王業，今先帝尚為人所弒，汝輩安所逃死乎？因出太祖畫像示之，泣曰：汝能自趣洛陽雪讎耻，則轉禍為福矣。眾皆踊躍呼萬歲，請兵仗。王給之。庚寅旦，表象先等帥禁兵數千人突入宮中。友珪聞變，與妻張氏及馮廷諤趨北垣樓下，將踰城自度，不免。令廷諤先殺妻，次殺已。廷諤亦自剄。吉亦切諸軍十餘萬大掠都市，百司逃散。或為亂兵所殺，至晡乃定。唯奔護切申象先舉齊傳國寶詣大梁，迎均王。王曰：大梁國家創業之地，何必洛陽？乃即帝位於大梁，復稱乾化三年。追廢友珪為庶人。三月，帝更名鎰。胡育切久之，又名瑱。加揚師厚兼中書令，賜爵鄴王，賜詔不名。事無巨細必咨而後行。帝遣使招撫朱友謙，復稱藩奉梁年號。高季昌造戰艦五百艘，治城塹，繕器械為攻守之具，招聚亡命，交通吳蜀。朝廷浸不能制。**晉**王督諸軍四面攻城，克之，擒劉仁恭及其妻妾。守光帥妻子亡去。晉王入幽州，王方宴將吏，擒守光適至。王語之曰：主人何避客之深耶？并仁恭置之館舍，以器服膳飲賜之。王命掌書記王絳草露布，絳不知故事，書之於布，遣人曳之。

四年春正月，**晉**王以練紵唱者切劉仁恭父子凱歌入于晉陽。凱若亥切獻于太廟，自臨斬劉守光，守光呼曰：守光善騎射，王欲成霸業，何不留之使自效？至死號泣哀祈不已。王命節度副使盧汝弼等械仁恭，至代州。胡介切刺其心血以祭先王墓，然後斬之。

貞明元年，康王友敬自重瞳子，自謂當為天子，遂謀作亂。帝捕誅之。由是疎心宗室，專任趙巖及德妃兄弟張漢鼎、漢傑、從兄弟漢倫、漢融、咸居以職，參預謀議。每出兵，必使之監護。巖等依勢弄權，賣官

張依
張依
張依

劉鄩
劉鄩
劉鄩

加錢
加錢
加錢

徵執
徵執
徵執

阿保
阿保
阿保

延徽
延徽
延徽

周德威
周德威
周德威

契丹
契丹
契丹

以避趙張之族政事日紊文運切以至於亡。二年春二月帝屢趣劉

鄩與晉王戰鄩兵大敗下檀密疏請發關西兵襲晉陽帝從之兵至

晉陽下檀急攻城幾陷者數四故將安金全退居太原帥其子弟及退

將之家得數百人夜出北門擊梁兵於羊馬城內梁兵大驚引却帝

聞劉鄩敗又聞王檀無功歎曰吾事去矣。上嘉吳越王鏐貢獻之

勤七月加鏐諸道兵馬元帥朝議多言鏐之入貢利於市易不宜過

以名器假之翰林學士審畫多徵執麻以泣坐貶蓬萊尉。鑄金錢

與銅錢並行。初燕人苦劉守光殘虐軍士多亡歸契丹契丹日益

疆大契丹王阿保機自稱皇帝國人謂之天皇王以妻述律氏述律

為皇后述律后勇決多權變阿保機行兵御衆述律后常預其謀晉

王方經營河北欲結契丹為援常以叔父事阿保機以叔母事述律

后劉守光末年衰困遣參軍韓延徽求接於契丹契丹主怒其不拜

留之乃禮而用之延徽始教契丹建牙開府築城郭立市里以處

漢人使各有配偶墾荒田墾音懇由是漢人各安生業逃亡者益

少契丹威服諸國延徽有助焉又寓書於晉王因以老母為託且曰

延徽在此契丹必不南牧故終同光之世契丹不深入為寇延徽之

力也。三年初幽州北七百里有余關上音朱如以渝下有渝水通

海自關東北循海有道路狹處纒數尺旁皆亂山高峻不可越比至

伐大禽
魏角素

大敗契
丹

張承業
守晉陽
饋餉不
乏

晉王垂
冰合取
揚劉城

近習

徐知誥
事吳王
盡恭

行必載糧食自隨若平原相遇虜抄吾糧吾不戰自潰矣不若自山

中潛行趣幽州與城中合勢若中道遇虜則據險拒之乃自易州北行

踰大房嶺循澗而東距幽州六十里與契丹遇契丹行山上晉兵行

澗下至谷口契丹輒邀之進至山口契丹以萬餘騎遮其前嗣源

以百餘騎先進免胄揚鞭胡語謂契丹曰汝無故犯我疆場上居良切界也

切畔也晉王命我將百萬衆直抵西樓滅汝種族因躍馬奮搥三入

其陳斬契丹酋長一人後軍齊進契丹兵却晉兵始得出李存審命

步兵伐木為鹿角人持一枝止則成寨契丹騎環寨而過寨中發萬

弩射之流矢蔽日契丹人馬死傷塞路將至幽州契丹列陳待之存

審命步兵陳於其後戒勿動先令羸兵曳柴然草而進煙塵蔽天契

丹莫測其多少因鼓譟合戰存審乃趨後陳起乘之契丹大敗席卷

其衆自北山去委棄車帳鎧仗羊馬滿野晉兵追之俘斬萬計嗣源

等入幽州周德威見之握手流涕契丹以盧文進為幽州留後其後

又以為盧龍即度使文進常居平州帥奚騎歲入北邊殺掠吏民晉

人自危橋運糧輸薊城雖以兵援之不免抄掠契丹每入寇則文進

帥漢卒為鄉導上許亮切趨鄉而引導也盧龍巡屬諸州為之殘弊冬十月

晉王還晉陽王連歲出征凡軍府政事一委監軍使張永業永業勸課

農桑畜積金穀收市兵馬徵租行法不寬貴戚由是軍城肅清饋餉

不之晉王承制授承業開府儀同三司左衛上將軍燕國公承業固

辭不受但稱唐官以至終身十一月晉王聞河水合曰用兵數歲

限一水不得度今冰自合天贊我也亟如魏州十二月晉王畋于朝

城是日大寒晉王視河冰已堅引步騎稍度梁甲士三千戍揚劉城

緣河數十里列柵相望緣俞約切柵測革切編木為之也晉王急攻皆陷之進攻楊

劉城即日拔之獲其守將安彥之四年春正月晉兵復掠至鄆濮

而還鄆濮音運敬翔上疏曰國家連年喪師疆土日蹙陛下居深宮

之中所與計事者皆左右近習豈能量敵國之勝負乎先帝之時奄

有河以親御豪傑之將猶不得志今敵至鄆州陛下不能留意必若

乏才乞於邊垂自効疏奏趙張之徒言翔怨望帝遂不用

三月吳王鏐初立元帥府置官屬吳徐知誥為淮南節度行軍

副使知誥事吳王盡恭接士大夫以謙御眾以寬約身以儉以吳王

宋齊立
請以殺

知誥齊
正畫灰
謀事

彭王薛
單使

徐溫勸
美主繼
帝

吳越三
統發以
整

劉知遠
救石敬
瑭

盧樞諫
令民習
戰自衛

蜀吳繼
晉稱帝

傳傳真
傳傳國

之命悉歸天祐十三年以前通稅餘俟豐年乃輸之求賢才納規諫

除奸猾杜請託於是士民翕然歸心雖宿將悍夫無不悅服以宋齊

立為謀主先是吳有丁口錢又計畝輸錢錢重物輕民甚苦之齊立

詭知然以為錢非耕桑所得今使民輸錢是教民弃本逐末也請蠲

丁口錢自餘稅悉輸穀帛絀絹匹直千錢者當稅三千或曰如此縣

官歲失錢億萬計齊立曰安有民富而國家貧者邪知誥從之由是

江淮間曠土盡闢桑柘滿野拓之夜切國以富疆知誥欲進用齊立

而徐溫惡之以為毀直軍判官知誥每夜引齊立於水亭屏語常至

夜分或居高堂悉去屏障獨置大爐相向坐不言以鐵筋畫灰為字

隨以匙滅去之故其所謀人莫得而知也蜀諸王皆領軍使彭王

宗鼎謂其昆弟曰親王典兵禍亂之本今主少呂彊譏問將興繕甲

訓士非吾輩所宜為也因固辭軍使蜀主許之但營書舍植松竹自

娛而已○五年吳徐溫自以權重而位卑勸吳王建國稱帝而治吳

王不許夏四月即吳國王位大赦改元武義建宗廟社稷置百官宮

殿文物皆用天子禮吳越王鏐自少在軍中夜未嘗寐倦極

則就圓木小枕或枕大鈴即丁寐熟輒敲而寤名曰警枕置粉盤于

卧內有所記則書盤中比老不倦或寢方酣外有白事者令侍女振

紙即寤時彈銅丸于樓墻之外以警直更者晉王如魏州發徒數

萬廣德勝北城日與梁人爭大小百餘戰互有勝負左射軍使石敬

瑭與梁人戰于河壩而約切可梁人擊敬瑭斷其馬甲橫衝兵馬使

劉知遠以所乘馬授之自乘斷甲者徐行為殿梁人疑有伏不敢迫

俱得免敬瑭以是親愛之敬瑭知遠其先皆沙陀人吳禁民私畜

器盜賊益繁御史基主簿盧樞上言今四方分爭宜教民戰且善人

畏法禁而奸民弄干戈是欲偃武而反招盜也宜團結民兵使之習

戰自衛鄉里從之○六年晉兵略地至下邳音圭勝各屬華州謁唐帝陵哭

之下還

龍德元年蜀主吳主屢以書勸晉王稱帝乃令有司市玉造法物黃

巢之破長安也魏州僧傳真之師得傳國寶藏之四十年至是傳真

以為皆山王將勸南之或識之曰傳國寶也傳真乃詣行臺獻之將佐皆

奉觴稱賀○二年魏州稅多逋負晉王以讓司錄趙季良季良曰

下何時當平河南王怒曰汝職在督稅職之不修何敢預我軍事秀
良對曰殿下謀攻取而不愛百姓一旦百姓離心恐河北亦非殿
下之有况河南乎王悅謝之自是重之每預謀議

右後梁二主共一十八年

太祖開平元年正月張顥徐溫殺楊渥親信十餘人歐陽史
四年正月渥視事陳璠等侍側溫顥擁牙兵入拽璠等下斬之渥不
能止由是失政按璠等已死於宣州今從十國紀年二年秦彥暉
入朗州雷彥恭奔廣陵梁太祖實錄云丁酉朗州軍前奏捷彥恭沒
溺于江今從紀年龍德元年正月張承業諫晉王稱帝遂得疾不
復起莊宗實錄莊宗列傳洛中紀異按傳真以天祐十八年正月蘇
寶承業以十九年十一月卒去即歸太原不食而死亦非實也如紀
異之語承業為莊宗忠謀近得其實今故去

點校標抹增節備註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呂大著點校標抹增節備注資治通鑑/[宋]呂大著撰.—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10

(中華再造善本)

ISBN 7-5013-3262-2

I. 呂… II. 呂… III. ①中國—古代史—編年體②資治通鑑—注釋 IV. K204.3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6)第103426號

ISBN 7-5013-3262-2



9 787501 332625 >

書名 呂大著點校標抹增節備注資治通鑑(全二十一冊)
著者 [宋]呂大著 撰

出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七號)
發行 Tel:(010)66151313 Fax:(010)66174391

E-mail: Bstxb@nlc.gov.cn

Website: www.nlcpress.com

印刷 金壇市古籍印刷廠

開本 八

印張 二一一

版次 二〇〇六年十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數 一—二〇〇

書號 ISBN 7-5013-3262-2/K·1304

定價 六七六〇圓

